PL
2803
T36
v.5

唐韓昌黎先生全集錄目次

碑誌 原第二十四卷

李元賓墓銘
崔評事墓銘
施先生墓銘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碑誌原第二十五卷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銘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銘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江南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襄陽盧丞墓誌銘

河中府法曹張君墓碣銘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碑誌 原第二十六卷

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
路公神道碑銘
烏氏廟碑銘
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碑誌　原第二十七卷

劉統軍碑

衢州徐偃王廟碑

袁氏先廟碑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碑誌　原第二十八卷

曹成王碑
息國夫人墓誌銘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

碑誌 原第二十四卷

李元賓墓銘

李觀字元賓其先隴西人也始來自江之東年二十四舉進士三年登上第又舉博學宏辭得太子校書一年年二十九客死於京師既斂之三日友人博陵崔弘禮葬之於國東門之外七里鄉曰慶義原曰嵩原友人韓愈書石以誌之辭曰

已乎元賓壽也者吾不知其所慕夭也者吾不知其所惡生而不淑孰謂其壽死而不朽孰謂之夭已乎元賓才高乎當世而行出

乎古人已乎元賓竟何爲哉竟何爲哉

銘詞與祭十二郎埒皆言有窮而情不可終○誌作於貞元十一年去公成進士三年耳文之嚴潔如此惟有今日之嚴潔所以有異日之閎肆學韓者不可不知

崔評事墓銘

君諱翰字叔清博陵安平人曾大父知道任至大理司直大父玄同爲刑部侍郎出刺徐相州父倚舉進士天寶之亂隱居而終君既喪厥父攜扶孤老託於大江之南卒喪通儒書作五字句詩敦行孝悌詼諧縱謔卓詭不羈又善飲酒江南人士多從之遊貞元（寫眞）八年君生四十七年矣（惜其晚）自江南應節度使王栖曜命於鄜州既至表授右衛胄曹參軍實參幕府事直道正言補益弘多既去職遂家於汝州汝州刺史吳郡陸長源引爲防禦判官表授試大理評事十二年相國隴西公作藩汴州而吳郡爲軍司馬隴西公以爲

吳郡之從則賢也置爲觀察巡官實掌軍田鑿滄溝斬茭茅爲陸田千二百頃水田五百頃連歲大穫軍食以饒幕府以其功狀聞使者未復命以十五年正月五日寢疾終於家年五十有六矣隴西公賻贈有加自始有疾吳郡率幕府寮屬日一至其廬問焉其旣甚也日再往問焉其終也往哭焉比小歛大歛三哭焉於歛之二十日其妻與其子以君之喪旋葬於汝州其二月某日遂葬於某縣某鄉某原君內仁九族外盡賓客於其所止其來如歸苟親矣雖不肖收之如賢苟賢矣雖貧賤待之如貴人是故其歿也其弔者與其哭者其聲也必哀盡焉鄭氏也有子二人女一人吾聞

悲其早

位不稱德者有後。嗚呼。君其終有後乎。銘曰。
朝之言嘻嘻夕之言怡怡倩入而出乘馬馳一日不見而死吁其悲。

崔評事實蹟只掌軍田一事其問疾弔哭俱借旁人襯托以表其賢此一法也銘辭哀痛可以續騷

施先生墓銘

貞元十八年十月十一日太學博士施先生士丐卒其寮太原郭伉買石誌其墓昌黎韓愈爲之辭曰先生明毛鄭詩通春秋左氏傳善講說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太學生習毛鄭詩春秋左氏傳者皆其弟子貴游之子弟時先生之說二經來太學帖帖坐諸生下恐不卒得聞先生死二經生喪其師仕於學者亾其朋故自賢士大夫老師宿儒新進小生聞先生之死哭泣相弔歸衣服貨財先生年六十九在太學者十九年由四門助教爲太學助教由助教爲博士太學秩滿當去諸生輒拜疏乞留或

解經經亡自古而慨之

留或遷凡十九年不離太學祖曰旭袁州宜春尉父曰婼丑略切豪州定遠丞妻曰太原王氏先先生卒子曰友直明州鄞縣主簿曰友諒太廟齋郎系曰先生之祖氏自施父其後施常事孔子以彰讎為博士延為太尉太尉之孫始為吳人曰然曰續亦載其跡先生之興公車是召纂序前聞於先有耀古聖人言其旨密微箋注紛羅顛倒是非聞先生講論如客得歸卑讓肫肫出言孔揚今其死矣誰嗣為宗縣曰萬年原曰神禾高四尺者先生墓耶

施父見左氏　施常見史記弟子列傳　讎為博士漢宣帝時　延為太尉順帝時　然續見吳志然即朱然本姓施續其子也志作績

勝兩漢儒林傳

乾如泰華去天咫尺

仕或作士

考功員外盧君墓銘

愈之宗兄故起居舍人君以道德文學伏一世其友四人其一范陽盧君東美少未出仕皆在江淮閒天下大夫士謂之四夔其義以爲道可與古之夔皐者侔故云爾或曰夔嘗爲相世謂相夔四人者雖處而未仕天下許以爲相故云大曆初御史大夫李栖筠由工部侍郎爲浙西觀察使當是時中國新去亂仕多避處江淮閒嘗爲顯官得名聲以老故自任者以千百數大夫莫之取獨晨衣朝服從騎吏入下里舍請盧君君時始任戴冠通詩書與其羣日講說周公孔子以相磨礱浸灌婆娑嬉游未有捨所爲爲人意

簡法

既起從大夫天下未知君者惟奇大夫之取人也不苟必得人其知君者謂君之從人也非其常守必得其從其後爲太常博士監察御史河南府司錄考功員外郎年若干而終在官舉其職夫人李姓隴西人君在配君子無違德君殁訓子女得母道其後君二十年年六十六而終將合葬其子暢命其孫立曰乃祖德烈靡不聞然其詳而信者宜莫若吾先人之友先人之友無在者起居丈有李曰愈能爲古文業其家是必能道吾父事業汝其往請銘焉立於是奉其父命奔走來告愈謂立曰子來宜也行不可一二舉且吾之生也後不與而祖接不得詳也其大者莫若衆所與觀所

截

與衆寡玆可以審其德矣乃祖來出而處也天下大夫士以爲與古之夔皐者侔且可以爲相其德不旣大矣乎講說周公孔子樂其道不樂從事於俗得所從不擇外內奮而起其進退不旣合於義乎銘如是可以示於今與後也歟立拜手曰唯唯君祖子與濮州濮陽令父同舒州望江令夫人之祖延宗鄭州司馬父進成鄜州洛交令男三人暢申易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墓在河南緱氏縣梁國之原其年月日元和二年二月十日云

起棻突兀雄偉表盧君亦以表宗兄也宗兄名會其二人張正則崔造也造爲大官志不屑及可識作文之體

或神戎專序續倣春秋經出入史記樊酈夏侯嬰傳

清邊郡王楊燕奇碑文

公諱燕奇字燕奇弘農華陰人也大父知古沂州司倉烈考文誨天寶中贊爲平盧衙前兵馬使位至特進檢校太子賓客封弘農郡開國伯世掌諸蕃互市恩信著明夷人慕之祿山之亂公年幾二十進言於其父曰大人守官宜不得去王室在難某其行矣其父爲之請於戎帥遂率諸將校之子弟各一人間道遡闘變服詭行日倍百里天子嘉之特拜左金吾衛大將軍員外置賜勳上柱國寶應二年春詔從僕射田公平劉展又從下河北大曆八年帥師納戎帥勉於滑州九年從朝於京師建中二年城汴州功勞居

總束寫生

括事上句舉一節實之兼

多三年從攻李希烈先登貞元二年從司徒劉公復汴州十二年與諸將執以城叛者歸之於京師事平授御史大夫食實封百戶賜緇綵有加十四年年六十一五月某日終於家自始命左金吾大將軍凡十五遷爲御史大夫職爲節度押衙右廂兵馬使兼馬軍先鋒兵馬使階爲特進勲爲上柱國爵爲清邊郡王食虛邑自三百戶至三千戶眞食五百戶終焉公結髮從軍四十餘年敵攻無堅城守必完臨危蹈難獻欲感發乘機應會捷出神怪不畏義死不榮幸生故其事君無疑行其事上無閒言初僕射田公其母隔於冀州公獨請往迎之經營賊城出入死地卒致其母田公德

之約爲父子故公始姓田氏田公終而後復其族焉嗣子通王屬艮禎以其年十月庚寅葬公於開封縣爵陵岡隴西郡夫人李氏祔焉夫人淸夷郡太守祐之孫漁陽郡長史獻之女柔嘉淑明先公而殂有男四人女三人後夫人河南郡夫人雍氏某官之孫某官之女有男一人女二人咸有至性純行夫人同仁均養親族不知異焉君子於是知楊公之德又行於家也銘曰

逸下絕明

烈烈大夫逢時之虞感泣辭親從難於泰維茲爰始遂勤其事四十餘年或裨或專攻牢保危爵位已隮旣明且愼終老無虧會陵之岡蔡河在側烝烝孝子思顯勳績斲石於此式垂後嗣

人知其暢耳不知其可貴處尤在潔此正是善法太史公

河南少尹裴君墓誌銘

公諱復，字茂紹，河東人。曾大父元簡，大理正。大父曠，御史中丞、京畿採訪使。父虯，以有氣略、敢諫諍爲諫議大夫，引正大疑，有寵代宗朝，屢辭官，不肯拜。卒贈工部尚書。公舉賢良，拜同官尉。僕射南陽公開府徐州，召公主書記，一遷至侍御史。入朝，歷殿中侍御史，累遷至刑部郎中。疾病，改河南少尹，與至官若干日卒，實元和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享年五十。夫人博陵崔氏，少府監頲之女。男三人：璟、賁，皆既冠；其季始六歲，曰充郎。卜葬，得公卒之四月壬寅，遂以其日葬東都芒山之陰杜翟村。公幼有文，年十四，上時雨詩，代

簡括

宗以爲能將名入爲翰林學士尚書公請免曰願使卒學丁後母喪上使臨弔又詔尚書公曰父忠而子果孝吾加賜以厲天下終喪必且以爲翰林其在徐州府能勤而有勞在朝以恭儉守其職居喪必有聞待諸弟友以善教館孩妹畜孤甥能別而有恩歷十一官而無宅於都無田於野無遺資以爲葬斯其可銘也已銘曰裴爲顯姓入唐尤盛支分族離各爲大家惟公之系德隆位細曰子曰孫厥聲世繼晉陽之邑愉愉翼翼無外無私幼壯若一何壽之不遐而祿之不多謂必有後其又信然耶

賢哉父

童年遇知天子而後不大顯以常調終此公之所爲慨

國子助教河東薛君墓誌銘

君諱公達字大順薛姓曾祖曰希莊撫州刺史贈大理卿祖曰元暉果州流溪縣丞贈左散騎常侍父曰播尚書禮部侍郎侍郎命君後兄據據爲尚書水部郎中贈給事中君少氣高爲文有氣力務出於奇以不同俗爲主始舉進士不與先輩揖作胡馬及圜丘詩京師人未見其書皆口相傳以熟及擢第補家令主簿佐鳳翔軍軍帥武人君爲作書奏讀不識句傳一幕以爲笑不爲變後九月九日大會射設標的高出百數十尺令曰中酬錦與金若干一軍盡射莫能中君執弓腰二矢指一矢以興揖其帥曰請以爲公

歡遂適射所一座皆起隨之射三發連三中的壞不可復射中輙

一軍大呼以笑連三大呼笑帥益不喜即自免去後佐河陽軍任

事去害興利功爲多拜協律郎益奇與人爲同今天子修太學

官有公卿言詔拜國子助教分教東都生元和四年年卌七二月

十四日疾暴卒君再娶初娶瑯邪王氏後娶京兆韋氏凡產四男

五女男生輙即死自給事至君後再絕皆有名遺言曰以公儀之

子巳巳後我其年閏三月廿一日弟試太子通事舍人公儀京兆

府司錄公幹以君之喪歸以五月十五日葬於京兆府萬年縣少

陵原合祔王夫人塋銘曰

巳已小字也

官不遂歸譏於時身不得年又將尤誰世再絕而紹祭以不隳

備考　鳳翔軍帥牙邢君

寫射咄咄欲活末知讀史記李將軍傳之快視此何如孝鹿門評云譽而諷余謂前務奇後益棄奇非德不恒也少氣高而年加長見事多則氣漸平耳誌正稱其進德處奚其諷

監察御史元君妻京兆韋氏夫人墓誌銘

後周韋通封龍門縣公

夫人諱叢字茂之姓韋氏其上七世祖父封龍門公龍門之後世率相繼爲顯官夫人曾祖父諱伯陽自萬年令爲太原少尹副留守北都卒贈秘書監其大王父迢以都官郎爲嶺南軍司馬卒贈同州刺史王考夏卿以太子少保卒贈左僕射僕射娶裴氏皐女皐爲給事中皐父宰相耀卿夫人於僕射爲季女愛之選壻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時始以選校書秘書省中其後遂以能直言策第一拜左拾遺果直言失官又起爲御史舉職無所顧夫人固前受教於賢父母得其良夫又及教於先姑氏率所事所言皆從儀

法年二十七以元和四年七月九日卒卒三月得其年之十月十三日葬咸陽從先舅姑兆銘曰

詩歌碩人爰叙宗親女子之事有以榮身夫人之先累公累卿有赫外祖相我唐明歸逢其良夫夫婦婦獨不與年而卒以夭實生五子一女之存銘於好辭以永於聞

止叙宗親而其賢不揜女誌之規矩繩墨也

登封縣尉盧殷墓誌

元和五年十月日范陽盧殷以故登封縣尉卒登封年六十五君能爲詩自少至老詩可錄傳者在紙凡千餘篇無書不讀然止用以資爲詩與諫議大夫孟簡協律孟郊監察御史馮宿好期相推挽卒以病不能爲官在登封盡寫所爲詩抵故宰相東都留守鄭公餘慶留守數以帛米周其家書薦宰相宰相不能用竟饑寒死登封將死自爲書告留守與河南尹乞葬已又爲詩與常所來往河南令韓愈曰爲我具棺留守尹爲具凡葬事韓愈與買棺又爲

作銘。十一月某日。葬嵩下鄭夫人墓中。君始娶滎陽鄭氏。後娶隴西李氏。生男輙死。卒無子。女一人。學浮屠法。不嫁。爲比丘尼云

妻絕據此雖謂詩能窮人也亦宜

上顧太尉下顧河南尹二句通身披拂

興元少尹房君墓誌

房故爲官族稱世有人自太尉琯以德行爲相相玄宗肅宗名聲益彰徽大行世號其門爲太尉家宗族子弟皆法象其賢公曾祖諱玄靜尚書膳部郎中歷資簡涇隰四州刺史太尉之叔父也祖諱肱爲虢州司馬父諱巒都水使者皆名能守家法公諱武字某（總贊）以明經歷官至興元少尹謹飭畏慎年七十三以其官終（總叙）幼壯爲良子弟老爲賢父兄歷十二官處事無纖毫過差嘗以殿中侍御史副丹陽軍使其後爲盩厔令（盩音輈 厔音窒）施州刺史丹陽盩厔施州吏民至今思之娶滎陽鄭氏女生男六人其長曰次卿次卿有大

才不能俯仰順時年四十餘尚守京兆興平尉然其友皆曰房氏有子也次曰次公次膺次回次衡次元始學而未仕女三人皆嫁爲士人妻初公之在施州夫人卒焉殯於江陵元和五年次卿與其羣弟奉公之喪自興元至堂殯於伊水之南殯於堂也六年正月次公奉夫人之喪自江陵至遂以其月十四日合葬河南緱氏之高龍原公母弟式自給事中爲河南尹孝友慈良盡費其財以奉公葬未葬之一月詔以河南爲御史中丞領宣州觀察使將行名河南令韓愈泣謂曰吾兄之葬於是而吾爲尹於是吾以爲得盡其道於吾兄也今壓於上命不得視吾兄之棺入此土也豈非天邪

子與吾兄次卿游我重知子凡吾兄之終事將子是託焉愈既不獲辭既助其凡役事退又爲銘云

有位有年有弟有子從先人葬是謂受祉

少尹之位不爲賤矣歷十二官不爲無事矣前揚太尉後述乃弟於少尹不苟叙一蹟不濫美一言此之謂實錄

河南少尹李公墓誌銘

元和七年二月一日，河南少尹李公卒，年五十八。歛之三月，某甲子，葬河南伊闕鳴臯山下。前事之月，其子道敏哭再拜，授使者公行狀，以幣走京師，乞銘於博士韓愈，曰：少尹將以某月日葬，宜有銘，其不肖嗣道敏杖而執事，不敢違次，不得跣以請。愈曰：公行應銘法，子又禮葬，敢不諾而銘諸。公諱素，字某，生七歲喪其父，貧不能家，母夫人提以歸，教育於其外氏。以明經選主虢之弘農簿，又尉陜之芮城。李丞相泌觀察陜虢，以材署運使從事，以課選尉京兆鄠（音戸），考滿，以書判出其倫，選主萬年簿，而母夫人固在，食其祿

李林甫盧杞
鰯傳

錡選腹心五
人爲所部五
州將

母夫人卒三年。改尉長安。遷監察御史。奏貶九卿一人。改詹事丞。
遷殿中侍御史。由度支員外郎。遷令萬年。公主奪驛田京兆尹符（直筆）
縣割畀之。公不與。改度支郎中。使侍郎介侍不禮其屬大夫士擅
喜怒賞罰。公獨入讓。不受劉闢平。上以蜀賞高崇文。尚書省以崇
文幕府。爭鹽井因革便不便。命公使崇文。崇文命幕府唯公命從。
郎其日事已疏奏。侍郎外稱其能（直筆）竟坐前敢抗已衢州饑擇刺史
侍郎曰莫如郎李某。遂刺衢州。至一月。遷蘇州。李錡前反權將之
戍諸州者。刺史至。斂手無敢與敵。公至十二日。錡反。公將左右與
賊戰州門。不勝。賊呼入。公端立責以義。皆斂兵立。不逼。錡命械致

賊走死不暇民盡出迎公抱扶以歸語氣如是

仁人之請其利溥哉

爲御史書貶九卿一人不詳其由爲少尹黜屬吏二人書以贓盖史法有晦有顯

公軍將斬以狥及境錡適敗縛公脫械還走州賊急卒不暇走死
民抱扶迎盡出天子使貴人持紫衣金魚以賜居三年州稱治拜
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呂氏子炅(音憬)棄其妻著道士衣冠謝母曰當
學仙王屋山去數月復出閉詣公公立之府門外使吏卒脫道士
冠給冠帶送付其母黜屬令二人以贓滅民賦錢歲五千萬請綏
民輸期一月詔天下輸皆綏一月公一斷治不收聲事常出名上
曾祖弘泰簡州刺史祖乾秀伊闕令父燮宣州長史贈絳州刺史
母夫人燉煌張氏其舅參有大名公之配曰彭城劉氏夫人夫人
先卒其葬以夫人祔夫人曾祖曰子玄祖曰餗皆有大名公之子

男四人。長曰道敏。舉進士。其次曰道樞。其次曰道本。道易。皆好學而文。女一人。嫁蘇之海鹽尉韋潛。自簡州而下。皆葬鳴皐山下。銘曰。高其上而坎其中。以爲公之宮。奈何乎公

事恒出名上見當時知之者少也銘章深惜其年之不遐而時人用之猶未能盡

集賢院校理石君墓誌銘

君諱洪字濟川其先姓烏石蘭九代祖猛始從拓拔氏入夏居河南遂去烏與蘭獨姓石氏而官號大司空後七世至行褒官至易州刺史於君爲曾祖易州生婺州金華令諱懷一卒葬洛陽北山金華生君之考諱平爲太子家令葬金華墓東而尚書水部郎劉復爲之銘君生七年喪其母九年而喪其父能力學行去黃州錄事參軍則不仕而退處東都洛上十餘年行益修學益進交遊益附聲號聞四海故相國鄭公餘慶留守東都上言洪可付史筆李建拜御史崔周楨爲補闕皆舉以讓宣歙池之使與浙東使交牒

署君從事河陽節度烏大夫重胤。闢以幣先走廬下故爲河陽得佐河陽軍。吏治民寬考功奏從事考君獨於天下爲第一元和六年。詔下河南徵拜京兆昭應尉。校理集賢御書。明年。六月甲午。疾卒。年四十二。娶彭城劉氏女。故相國晏之兄孫生男二人。八歲曰壬。四歲曰申。女子二人。顧言曰。葬死所。七月甲申。葬萬年白鹿原。既病。謂其游韓愈曰。子以吾銘。銘曰。

生之艱成之又艱若有以爲而止於斯

銘可當哭

淵源

紫閣山終南

別峰

唐故江西觀察使韋公墓誌銘

公諱丹字某姓韋氏六世祖孝寬仕周有功以公開號於鄖鄖公之子孫世爲大官唯公之父政卒雒縣丞贈虢州刺史公旣孤以甥孫從太師魯公眞卿學太師愛之舉明經第選授峽州遠安令以讓其庶兄入紫閣山事從父熊通五經登科歷校書郎咸陽尉佐邠寧軍自監察御史爲殿中侍御史徵拜太子舍人益有名遷起居郎吳少誠襲許州拜河陽行軍司馬未行少誠死改駕部員外郎新羅國君死公以司封郎中兼御史中丞紫衣金魚往弔立其嗣故事使外國者常賜州縣官十員使以名上以便其私號私

古賣官以恤人臣之私而臣猶有邦之者

小試

當時權臣誰耶始指伾文輩

覲官。公將行。曰。吾天子吏。使海外國。不足於資。宜上請。安有賣官以受錢耶。即具疏所以。上以為賢。命有司與其費。至鄆州。會新羅告所當立君死。還拜容州刺史容管經略招討使。始城容州。周十三里。置屯田二十四所。化大行。詔加太中大夫。順宗嗣位。拜河南少尹。行未至。拜鄭滑行軍司馬。始至襄陽。詔拜諫議大夫。既至。日言事。不阿權臣。謇然有直名。遂號為才臣。劉闢反。圍梓州。詔以公為東川節度使御史大夫。公行至漢中。上疏言。梓州在圍閉守。方盡力。不可易將。徵還。入議蜀事。劉闢去梓州。因以梓州讓高崇文。拜晉慈隰等州觀察防禦使。自扶風縣男進封武陽郡開國公。食

二事善讓方以官讓庶兄時端倪已見興利除害必自節用聚財始

有綱有目條分縷析其後宣宗問元和循吏孰為第一宰相周墀以丹對且曰丹沒四十年老稚歌思如丹前存因詔史館修撰杜

邑二千戶將行上言臣所治三州非要害地不足張職為國家費不如屬之河東便上以為忠一歲拜洪州刺史江南西道觀察使以晉慈隰屬河東公旣至則計口受俸錢委其餘於官罷八州無事之食者以聚其財始教人為瓦屋取財於山召陶工教人陶聚材瓦於場度其費以為估不取贏利凡取材瓦於官業定而受其償從令者免其賦之半逃未復者官與為之貸不能者畀之財載食與漿親往勸之為瓦屋萬三千七百為重屋四千七百民無火憂暑濕則乘其高別命置南北市營諸軍歲旱種不入土募人就功厚與之直而給其食業成人不病饑為長衢南北夾兩營東西

牧撰丹遺愛碑卽知公所詳載一一實錄矣

七里人去渫污氣益蘇復作南昌縣徙廐於高地因其廢倉大屋馬以不連死明年築堤扞江長十二里疏爲斗門以走潦水公去位之明年江水平堤老幼泣而思曰無此堤吾屍其流入海矣灌陂塘五百九十八得田萬二千頃凡爲民去害興利若嗜慾居三年於江西八州無遺便其大如是其細可畧也卒有違令當死者公不果於誅杖而遣之去上書告公所爲不法若干條朝廷方勇於治且以爲公名才能臣治功聞天下不辨則受垢詔罷官留江西待辨使未至月餘公以疾薨使至辨凡卒所告事若干條皆無絲毫實詔笞卒百流嶺南公能益明春秋五十八薨於元和五年

八月六日。公好施與家無剩財自校書郎至爲觀察使擁吏卒前走七州刺史與賓客處如布衣時自持早一不易。娶淸河崔氏故支江令諷之女。某官某之孫。有子曰寘。年十五。明經及第。嗣其家業後夫人蘭陵蕭氏中書令華之孫。殿中侍御史恒之女。皆先公終。有女一人。凡公男若干人女若干人明年七月壬寅。從葬萬年縣少陵原。將葬。其從事東平呂宗禮。與其子寘謀曰。我公宜得直而不華者銘傳於後。罔不朽矣。寘來請銘。銘曰。

武陽受業始於太師以官讓兄自待不疑勤於紫閣取益以早可謂有源。卒用無疵。慊慊爲人（慊音歉或作謙謙）嬌嬌爲官爰及江西。功德

具完名聲之下獨處爲難辯而益明仇者所歎音灘碑於墓前維昭

美故納銘墓中以識公墓

太史公循吏傳至荀簡扶風繼之所撰次良吏治蹟和風時雨

感動千古恨不生其時武陽一志與前人比烈矣

唐故河南府王屋縣尉畢君墓誌銘

畢氏出東平。歷漢魏晉宋齊梁陳。士大夫不絕。入國朝。有爲司衛少卿貝邢廬許州刺史者。曰憬。憬之子構。累官至吏部尚書。卒。贈黃門監。是爲景公。景公生抗。爲廣平太守。抗安祿山城陷覆其宗贈戶部尚書。尚書生坰。家破時坰生始四歲。與其弟增以俱小漏名籍得不誅。爲賞口賊中。寶應二年。河北平。宗人宏以家財贖出之。求增不得。增長爲河北從事。兼官至御史中丞。坰旣至長安。宏養於家。教讀書。明經第。宏死。坰益壯。始自別爲畢氏。歷尉臨渙安邑王屋。年六十一。以元和六年二月二日卒於官。初能臨渙。徐州

謹廉明証

節度張建封慕廣平之節死聞君篤行能官請相見署諸從事攝符離令四年及尉王屋徐之從事有爲河南尹者聞君當來喜謂人曰河南庫歲入錢以千計者五六十萬須謹廉吏令畢侯來吾濟矣繼數尹者署於府者無不變而畢侯固如初竟以其職死君睦親善尊遇落未嘗問有無既卒家無一錢凡棺輿墓事皆同官與相識者事之娶清河張氏女生男四人曰鎬鈈鍒鋭女子三人其長學浮屠法爲比丘尼其季二人未嫁以其月二十五日從葬偃師之土婁銘曰

上古愛民爲官求人苟可以任位加其身其後喜權人自求官退

而綏者身後人先故廣平死節而子不荷其澤王屋謹廉而神不福其謙嗚呼天與人苟無傷其穴與墳

不錄死節之子何以勸善官人者之過也銘辭如論集中僅見

襄陽盧丞墓誌銘

范陽盧行簡將葬其父母乞銘於職方員外郎韓愈曰吾先世世載族姓書後盧植吾胄於跖拔氏之弘農守守後四代吾祖也爲沂錄事參軍五世而吾父也爲襄陽丞始吾父自曹之南華尉歷萬年縣尉至襄陽丞以材任煩能持廉名去襄陽則著鹽鐵府出入十年常最其列貞元十三年終其家年六十七殯河南河陰吾母燉煌張氏也王父瓘爲兗之金鄉令先君歿而十三年夫人終年七十三從殯河陰生子男三人居簡金吾兵曹行簡則吾其次也大理主簿佐江西軍其幼可久女子嫁浮梁尉崔叔寶將以今年

十月自河陰啟葬汝之歸汝之汝原吾曰陰陽星曆近世儒莫學獨行簡以其力餘學能名一世舍而從事於人以材稱葬其父母乞銘以圖長存是眞能子矣可銘也遂以銘（諱補塡）弘農諱懷仁沂諱璥襄陽諱某今年實元和六年

簡法。不稱所銘者之可銘特表求銘者之眞能子可銘而遂以銘良史氏不虛美如此是故有不言也言則必信

又一法

唐河中府法曹張君墓誌銘

有女奴抱嬰兒來致其主夫人之語曰妾張圓之妻劉也妾夫常語妾云吾常獲私於夫子且曰夫子天下之名能文辭者凡所言必傳世行後今妾不幸夫逢盜死途中將以日月葬妾重哀其生志不就恐死遂泯泯敢以其稚子汴見先生將賜之銘是其死不爲辱而名永長存所以蓋覆其遺胤子若孫且死萬一能有知將不悼其不幸於土中矣又曰妾夫在嶺南時嘗疾病泣語曰吾志非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至於是而死於是邪若爾吾哀必求夫子銘是爾與吾不朽也愈既哭弔辭遂叙次其族世名字

事始終而銘曰

君字直之祖譓父孝新皆爲官汴宋閒君嘗讀書爲文辭有氣有
吏才嘗感激欲自奮拔樹功名以見世初舉進士再不第因去事
宣武軍節度使得官至監察御史坐事貶嶺南再遷至河中府法
曹參軍攝虞鄉令有能名進攝河東令又有名遂署河東從事絳
州闕刺史攝絳州事能聞朝廷元和四年秋有事適東方旣還八
月壬辰死於汴城西雙丘年四十有七明年二月日葬河南偃師
妻彭城人世有衣冠祖好順泗州刺史父泳卒蘄州別駕女四人
男一人嬰兒汴也是爲銘

闕子良生越椒字伯棼以罪誅其子賁皇奔晉

此母夫人似當著氏

太原府參軍苗君墓誌銘

君諱蕃字陳師其先楚之族大夫亡晉而邑於苗世遂以苗命氏其後有守上黨者惠於民卒遂家壺關曾大父延嗣中書舍人大父含液舉進士第官卒河南法曹父穎揚州錄事參軍君少喪父受業母夫人舉進士第佐江西使有勞三年使卒路寰後辟不肯留李巽後使獨護其喪葬河南選補太原參軍河東節度嚴綬假使職獄平貨滋息吏斂手不敢為非年四十有二元和二年六月辛巳暴病卒其妻清河張氏以其年十二月丙寅葬君於洛陽平陰之原男三人執規執矩必復其季生君卒之三月君同生昆弟姊凡三人皆

風雨猶啼

先死四室之孤男女凡二十人皆幼遺貧無十金無田無宮以爲歸無族親朋友以爲依也天將以是安施耶銘曰

有行以爲本有文以爲華恭以事其職而勤以嗣其家位卑而無年吁其奈何

樊汝霖云子執規執矩必復並小字後名愔惲恪長慶後接踵登第愔生台符惲生廷義復登第始則孤露流離繼乃家門鼎盛賢者有後天施不爽矣

碑誌 原第二十六卷

唐朝散大夫贈司勳員外郎孔君墓誌銘

昭義節度盧從史有賢佐曰孔君諱戡字君勝從史爲不法君陰爭不從則於會肆言以折之從史羞面頸發赤抑首伏氣不敢出一語以對立爲君更令改章辭者前後累數十坐則與從史說古今君臣父子道順則受成福逆輒危辱誅死曰公當爲彼不得爲此從史常聳聽喘汗居五六歲益驕有悖語君爭無改悔色則悉引從事空一府往爭之從史雖羞退益甚君泣語其徒曰吾所爲止於是不能以有加矣遂以疾辭去臥東都之城東酒食伎樂之

不用

起法束法悉
蔽

燕不與當是時天下以爲賢論士之宜在天子左右者皆曰孔君孔君云會宰相李公鎮揚州首奏起君君猶臥不應從史讀詔曰是故舍我而從人耶即謹奏君前在軍有某事上曰吾知之矣奏三上乃除君衞尉丞分司東都詔始下門下給事中呂元膺封還詔書上使謂呂君曰吾豈不知戡也行用之矣明年元和五年正月將浴臨汝之湯泉壬子至其縣食遂卒年五十七公卿大夫士相弔於朝處士相弔於家君卒之九十六日詔縛從史送闕下數以違命流於日南遂詔贈君尚書司勳員外郎蓋用嘗欲以命君者信其志其年八月甲申從葬河南河陰之廣武原君於爲義若

前言從葬謂從先人兆次而葬也其地則河南河陰

客

皆欲勇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畏避退處如怯夫然始舉進士第自金吾衛錄事爲大理評事佐昭義軍軍帥死從史自其軍諸將代爲帥請君曰從史起此軍行伍中凡在幕府唯公無分寸私公苟留唯公之所欲爲君不得已留一歲再奏自監察御史至殿中侍御史從史初聽用其言得不敗後不聽信惡益聞君棄去遂敗祖某某官贈某官父某某官贈某官君始娶弘農楊氏女卒又娶其舅宋州刺史京兆韋岏女皆有婦道凡生一男四女皆幼前夫人從葬舅姑兆次卜人曰今茲歲未可以祔從卜人言不祔君母兄戣尚書兵部員外郎母弟戢殿中侍御史以文行稱朝廷將葬

廣武原也茅氏文鈔於從字注曰難解於此又曰不詳與司勳合罪處殊憒憒

以韋夫人之弟前進士楚材之狀授愈曰請為銘銘曰

○○允義孔君茲惟其藏更千萬年無敢壞傷

備考 宰相李公吉甫

首尾止完賢佐二字

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誌銘

杜氏自戴侯幾始分戴侯之子恕爲幽州刺史今居京兆諸杜其後也其季寬孝廉郎中寬後三世曼爲河東太守葬其父洎水之陽其後世皆從葬洎水及正倫爲太宗宰相循封襄陽公太宗始詔葬京兆襄陽公無子以兄正藏子志靜後遂嗣襄陽公生僑爲懷州長史棄官老沁水上爲富家卒葬懷州武陟長史生損爲左司郎中卒贈少大理大理生奧爲鄭州錄事參軍死思明亂贈吏部郎中公諱兼字某郎中第三子舉進士第司徒北平王燧戰河北掌書記累官至監察御史其後佐徐泗州軍張建封遂至濠州刺

非君游雖非義也筆之非以褒之

史徐泗州軍亂以兵甲三千人防淮道不絕有功加御史中丞賜紫衣金魚入為刑部郎中以能官拜蘇州刺史既辭行上書曰李錡且反必且奏族臣上固愛其才書奏即除吏部郎中遂為給事中出為商州刺史金商防禦使改河南少尹行大尹事半歲拜大尹元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無疾暴薨年六十明年二月甲午從葬懷州夫人常山郡君張氏彭州刺史贈禮部侍郎旣（音既）之女生子男三人柔立為天長主簿誧立為壽州參軍詛立為順宗挽郎女一人將葬公之母兄太學博士冀與公之夫人及子男女謀曰葬宜有銘凡與我弟游而有文者誰乎遂來請銘銘曰

杜氏大家世有顯人承繼綿綿以及公身始爲進士乃篤朋友及
作大官克施克守纂辭奮筆湧若不思公牒盈前笑語指麾祿以
給求食以會同不畜不收庫廄虛空事在於人日遠日忘何以傳
之刻此銘章

杜爲大官然迹其殺韋賞陸楚事則其人可知此昌黎公所不
欲志者不得已念與遊之情以塞其母兄妻子之請然其辭只
如此於此尤見史筆之嚴

唐銀青光祿大夫守左散騎常侍致仕上柱國襄陽郡王平陽路公神道碑銘

惟路氏遠有代序自隋尚書兵部侍郎諱袞四代而至冀公冀公諱嗣恭以小邑蕭關令發聞開元（或聞字句斷開元連下）受賜更名書於太史治行靈州終功南邦享有丕祉紹開厥家官至兵部尚書封冀國公薨贈尚書右僕射司空公諱應字從衆冀公之嫡子用大臣子謹飭擢至侍御史著作郎選刺虔州割餘雩都作縣安遠以利人屬鑿敗灘石以平贛梗陶甓而城罷人屢築詔嗣冀封又加尚書屯田郎中進服邑遂臨於溫築堤岳城橫陽界中二邑得上田

除水害拜尚書兵部郎中兼御史中丞淮南軍司馬改刺廬州又釁其城人不歲苦入爲尚書職方郎中兼御史中丞佐鹽鐵使使江東有功用半歲歷常州遷至宣歙池觀察使進封襄陽郡王至則出倉米下其估半以廩餓人蜀闢誅行軍千五百人於蜀李錡將反以闘置鄉兵萬二千人錡反命將期以卒救湖常坐牢江東心錡以無助敗縛作響山亭營軍於左右權丞相善之饒其說響山石居宣五年以疾去位校其倉得石者五十萬餘府得錢千者八十萬公之爲州逢水旱喜賤出與人歲熟以其得收常有贏利故在所人不病饑而官府累積元和六年天子憫公疾不可煩以

監也

響山宣州山名

此荒政也與青苗不同

職即其處拜左散騎常侍以其祿居其歲九月望薨於東都正平里第年六十七明年葬京兆萬年少陵原夫人滎陽鄭氏祔既其子臨漢縣男貫與其弟賞貞謀曰宜有刻也告於叔父御史大夫鄜坊丹延觀察使恕因其族弟進士羣以來請銘遂以其事銘曰

龔公之封維艱就功襄陽繼大啟慶自躬於虔洎溫厥緒既作以及職方遂都邦伯朝夕人事（人或作民）下完上實師於其鄉鄰寇逼屆營軍嚮山牆屋修施褒功刻表丞相之辭受代而家敘疏及邇病不能廷食祿卒齒凡代大家維難其保既顯既願（或作碩）戒於終咎伊我襄陽克慎以有延畀後承莫不率守有墓於原維樹在經以

告無期博士是銘

備奏受賜更名冀公初名劒客爲令考績最天下玄宗以爲可嗣魯恭因賜今名治行靈州嗣恭爲朔方節度使終功南邦嗣恭觀察江西循州刺史哥舒晃反以嗣恭兼嶺南節度往征之克廣州斬晃

逐政序是一法亦節節見謹飭處

烏氏廟碑銘

元和五年天子曰盧從史始　議用師於恒乃陰與寇連奏說寬
驕出不遜言其執以來其四　貴人承璀即誘而縛之其下皆
甲以出操兵趨譁牙門都將烏公重胤當軍門叱曰天子有命從
有賞敢違者斬於是士皆斂兵還營卒致從史京師壬辰詔用烏
公為銀青光祿大夫河陽軍節度使兼御史大夫封張掖郡開國
公居三年河陽稱治詔贈其父工部尚書且曰其以廟享即以其
年營廟於京師崇化里軍佐竊議曰先公既位常伯而先夫人無
加命號名差卑於配不宜語聞詔贈先夫人劉氏沛國太夫人八

已下錄尚書武功

年八月廟成三室同宇祀自左領府君而下作主於第乙巳升於廟烏氏著於春秋譜於世本列於姓苑在莒者存在齊有餘枝鳴皆爲大夫秦有獲爲大官其後世之江南者家鄱陽處北者家張掖或入夷狄爲君長唐初察爲左武衛大將軍實張掖人其子曰令望爲左領軍衛大將軍孫曰蒙爲中郎將是生贈尚書諱承玼字某烏氏自莒齊秦大夫以來皆以材力顯及武德已來始以武功爲名將家開元中尚書管平盧先鋒軍屬破奚契丹從戰捺祿捺祿山捺奴葛切走可突干渤海擾海上至馬都山吏民逃徙失業尚書領所部兵塞其道塹原累石綿四百里深高皆三丈寇不得進民

此大節非止武功矣

還其居歲罷運錢三千萬餘黑水室韋以騎五千來屬麾下邊威益張其後與耿仁智謀說史思明降思明復叛尚書與兄承恩謀殺之事發族夷尚書獨走免李光弼以聞詔拜冠軍將軍守右威衛將軍檢校殿中監封昌化郡王石嶺軍使積粟厲兵出入耕戰以疾去職貞元十一年二月丁巳薨於華陰告平里年若干即葬於其地二子大夫為長季曰重元為某官銘曰

烏氏在唐有家於初左武左領二祖紹居中郎少卑屬於尚書不償其勞乃相大夫授我戎節制有壃壚數備禮登以有宗廟作廟天都以致其孝右祖左孫爰饗其報云誰無子其有無孫克對無

羞乃惟有人念昔平盧爲艱爲瘁大夫承之危不棄義四方其平士有怠息來覲來齋以饋黍稷

備考

用師於恒恒成德軍也王承宗自稱留後從史服喪因可中使吐突承璀以請起復爲節度討王承宗突千契丹勇將北狄有五一契丹二奚三室韋四黑水五渤海黑水即靺鞨

首述廟享本末次叙世族次錄尚書之功如衣裳幅度不可亂也詩亦入雅

唐故河東節度觀察使滎陽鄭公神道碑文

河東節度使贈尚書右僕射鄭公葬在滎陽索上元和八年六月庚子太史尚書比部郎中護軍韓愈刻其墓碑曰司馬氏遷江南有鄭豁者仕慕容垂國爲其太子少保其孫簡當拓拔魏爲滎陽太守後簡者號其族爲南祖南祖之鄭入唐有爲利之景谷令者曰嘉範於公爲曾祖是生撫俗爲泗之徐城令徐城生公之父曰洪卒官京之戶曹參軍公諱儋少依母家隴西李氏舉止異凡兒其舅吏部侍郎季卿謂其必能再立鄭氏稍長能自課學明左氏春秋以進士選爲太原參軍事對直言策拜京兆高陵尉考府之

進士能第上下以實不姦樊僕射澤以襄陽兵戰淮西公以參謀留府能任後事戶曹殯于凉凉地入西戎自景谷徐城三世皆未還滎陽葬公解官舉五喪爲三墓葬索東徐城墓無表公能幼長哀慼心求不置以得舊人指告其處其後爲大理丞太常博士遷起居郎尚書司封吏部二郎中能官舉其名德宗晩節儲將於其軍以公爲河東軍司馬能以無心處嫌閒卒用有就貞元十六年將說死即詔授司馬節節度河東軍除其官爲工部尚書太原尹兼御史大夫北都留守公之爲司馬用寬廉平正得吏士心及昇大帥持是道不變部將有因貴人求要職者公不用用老而有功

將說李說也

儒將風流

無勢而遠者倒四鄰之交賄省姱嬉之大燕校講民事施罷不族
日用能以十月成政民征就寬軍給以饒十七年疾廢朝夕八月
庚戌薨享年六十一天子為之不能臨朝者三日贈尚書右僕射
即以其年十月辛卯葬索上疾比薨醫問交道比葬弔贈賜使者
相及凡河東軍之士與太原之民吏及旁九郡百邑之鰥寡外夷
狄之統於府者聞公之薨皆哭曰吾其如何公與賓客朋遊飲酒
必極醉投壺博奕窮日夜若樂而不厭者平居簾閣據几終日不
知有人別自號白雲翁名人魁士鮮不與善好樂後進及門接引
皆有恩意始娶范陽盧氏女生仁本仁約仁載皆有文行二季舉

進士及早死仁本爲後子獨存不樂舉選年三十餘始佐河陽軍後娶趙郡李氏生三女二夫人凡三男五女長女嫁遼東李繁繁亦名臣子有才學遺命二夫人各別爲墓不合葬系曰

士常患勢卑不能推功德及人常患貧無以奉所欲得若鄭公勤一生以得其位而曾不得須臾有焉雖然觀其所既立其可知已嗚呼哀哉

樂易風雅之人致大位而不能久公所悲也

引例切當而文之深厚爾雅則宋大家所窮日力追而未能至者

魏博節度觀察使沂國公先廟碑銘

元和八年十一月壬子上命丞相元衡丞相吉甫丞相絳名太史尚書比部郎中韓愈至政事堂傳詔曰田弘正始有廟京師朕惟弘正先祖父厥心靡不嚮帝室訖不得施乃以教付厥子維弘正銜訓事嗣朝夕不怠以能迎天之休顯有丕功維父子繼忠孝予維寵嘉之是以命汝愈銘欽哉惟時臣愈承命悸恐明日詣東上閤門拜疏辭謝不報退伏念昔者魯僖公能遵其祖伯禽之烈周天子實命其史臣克作爲駉駜泮閟之詩使聲于其廟以假魯靈今天子嘉田侯服父訓不違用康靖我國家蓋寵銘之所以休寧

遣大事

田氏之祖考而臣適執筆隸太史奉明命其可以辭謹案魏博節度使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工部尚書兼魏州大都督府長史御史大夫沂國公田弘正北平盧龍人故爲魏博諸將忠孝畏慎田季安卒其子幼弱用故事代父人吏不附迎弘正於其家使領軍事弘正籍其軍之衆與六州之人還之朝廷悉除河北故事比諸州故得用爲帥已而復贈其父故滄州刺史兵部尚書母夫人鄭氏梁國太夫人得立廟祭三代曾祖都水使者府君祭初室祖安東司馬贈襄州刺史府君祭二室兵部府君祭東室其銘曰

唐繼古帝海外受制狎于太寧燕盜以驚羣黨相維河北失平號

登元和大聖載營風揮日舒咸順指令業業魏土嬰兒戲兵吏戎愁毒莫保腰頸人曰田侯其德可倚畀謀弁趨乘門請起田侯攝事奉我天明束縛弓戈考校度程提𤰞籍戶來復邦經帝欽良臣曰維錫予嗟我六州始復故初告慶于宗以降命書旌節有韜豹尾神旗纛兜戟纛以長魏師田侯稽首臣愚不肖迨茲有成祖考之教帝曰俞哉維汝忠孝予思乃父追秩夏卿媲德娠賢梁國是榮田侯作廟相方視阯見于蓍龜祖考咸喜暨暨田侯禮戎容暨暨暨音忌爾有文武訖其外庸可作承輔咨汝田侯勿亟勿遲覲饗式時爾祖爾思

備考 父子繼忠孝 弘正父廷玠爲滄州刺史李寳臣朱滔連兵攻擊廷玠固守卒保全及田悅叛逆廷玠力諫悅不悛乃謝病不出憤鬱而卒 田季安子 懷諫也田承嗣子緒緒子季安季安子懷諫

帥先河南北之將來覲奉職如開元時田侯眞其人矣此銘奉詔而作故起一段全力注之而序田侯處亦簡重○周宣王時詩爲三百篇極盛公凡大著作輙欲追方叔吉甫握轡並馳而與之齊

劉統軍碑

唐故陳許軍節度使金紫光祿大夫檢校尚書左僕射兼御史大夫右龍武統軍彭城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戶贈潞州大都督劉公。諱昌裔字光後。薨既葬。將反機於京。舍於墓次 机或作几或作主 故吏文武士門人。送客訖。事會哭將退。咸顧戀牽連。一口言曰。自我公薨至葬。凡所以較德焯 之藥切 勤者。莫不粗完。隱卒崇終。有都督之詔。日事時功以著。不可誣。有太史之狀。太常之狀。有謚。有誄。有幽堂之銘。又如卽外碑。刻文以顯詩之。其於傳無已。豈不益可保。於是

相許諾以告其孤縱縱哭捨杖拜曰縱不敢違則相與刻銘文曰劉處彭城本自楚元陽曲之別緜公祖遷公曾祖考爲朔州守祖令太原仍世北邊樂其高寒棄楚不還逮於公身三世晉人公生而異魁顏鉅鼻幼如舒退少長好事西戎乘勢盜有河外公雖家居爲國喑於金切噫烏界切來告邊帥可破之計楊琳爲橫巴蜀靡彫公由游寄單船諭招折其尾毒不得動搖琳後來降公不有功終琳之已還臥民里蓋古有云人職其憂無事於職而與國謀德宗之始爲曲環起奮筆爲檄强寇氣死決敗算成效於屈指環有許師公遂佐之蘇民軋敵多出公畫累拜郎中進兼中丞雖在陪貳

天子所憑蔡卒幸喪圍我許郛新師不牢勛勦將遁公爲陳方應
變爲械與之上下寇無所賴遂至遁敗以功遷陳實許之半聲篤
元侯以勢自憚復入居許爲軍司馬脫權下威士心益歸卒嗣環
職棄惡從德乃與蔡通塗其榛棘稚耋嬉遨連手歌謳上無可怨
外無與讎既長事官峻之大夫其償未塞僕射以都丞及癸巳歲秋
涌水出流過其部破民廬室公即疏言此皆臣僭防斷不補漬民
於臬臣耄且疾宜即大罰上曰爀害大臣其來允余之思其可止
哉驛隸走呼有中使來公迎於驛遂行不廻六月隆熱上下歊赩
赩許公鞭公驅去馬以輿公病日惡不能造闕仆臥在宅閔有加
極切

錫命爲統軍龍武之右兼官左相百僚長首冬十一月日將南至公遂薨殂年六十二奏聞怛悼俾官臨弔悲不聽朝贈督潞州存歿之賚於數爲優明年九月東葬金谷公往有命匪後人卜

○密○以○遂

韻其誌文雅健可誦

雜拉裨野雲錦爛然

恐徐遂稱受命也或恐字

衢州徐偃王廟碑

徐與秦俱出柏翳爲嬴姓國於夏殷周世咸有大功秦處西偏專用武勝遭世衰無明天子遂虎吞諸國爲雄諸國旣皆入秦爲臣屬秦無所取利上下相賊害卒償其國而沈其宗徐處得地中文德爲治及偃王誕當國益除去刑爭末事凡所以君國子民待四方一出於仁義當此之時周天子穆王無道意不在天下好道士說得八龍騎之西遊同王母宴於瑤池之上歌謳忘歸四方諸侯之爭辯者無所質正咸賓祭於徐贄玉帛死生之物於徐之庭者三十六國得朱弓赤矢之瑞穆王聞之恐遂稱受命命造父御長

句斷者非

二波尤靡

徐堅徐嶠

驅而歸與楚連謀伐徐徐不忍鬬其民北走彭城武原山下百姓隨而從之萬有餘家偃王死民號其山爲徐山鑿石爲室以祠偃王偃王雖走死失國民戴其嗣爲君如初駒王章禹祖孫相望自秦至今名公巨人繼跡史書徐氏十望其九皆本於偃王而秦後迄兹無聞家天於柏翳之緒非偏有厚薄施仁與暴之報自然異也衢州故會稽太末也民多姓徐氏支縣龍丘有偃王遺廟或曰偃王之逃戰不之彭城之越城之隅棄玉几研於會稽之水或曰徐子章禹既執於吳徐之公族子弟散之徐揚二州間即其居立先王廟云開元初徐姓二人相屬爲刺史帥其部之同姓改作廟

屋載事於碑後九十年當元和九年而徐氏放復爲刺史放字達夫前碑所謂今戸部侍郎其大父也春行視農至於龍丘有事於廟思惟本原曰故制𢠸樸下窄不足以揭虔妥靈而又梁桷赤白陊剝不治（陊池耳切又徒可切）圖像之威黕昧就滅（黕音黛深黑也）藩拔級夷庭木禿缺（缺或作鈌）祈甿日慢祥慶弗下州之羣支不獲蔭庥余惟遺紹而戸其土不卽不圖以有資聚罰其可辭乃命因故爲新衆工齊事惟月若日工告訖功大祠於廟宗鄉（宗人鄉人也）咸序應是歲州無怪風劇雨民不夭厲穀果完實民皆曰耿耿祉哉其不可誣乃相與請辭京師歸而鑱之於石辭曰

秦傑以顛徐由遜縣秦鬼久饑徐有廟存婉婉偃王惟道之耽以國易仁爲笑於頑自初擅命其實幾姓歷短嘗長有不償亡諜其利害孰與王嘗姑蔑之墟太末之里誰思王恩立廟以祀王之聞孫世世多有唯臨茲邦廟土實守堅嶠之後達夫郭之王歿萬年如始祔時王孫多孝世奉王廟達夫之來先愼詔教盡惠廟民不主於神維是達夫知孝之元太末之里姑蔑之城廟事時脩仁孝振聲宜寵其人以及後生嗟嗟維王雖古誰亢王死於仁彼以暴喪文追作誄刻示茫茫

備考

柏翳詳見史記　駒王見禮記　章禹見春秋左傳　太末即姑蔑春秋時越地

子長多好好奇也此篇酷類太史公嗟乎假設韓先生世掌天

官抽金匱石室之藏本詩書左傳國語輯一家史籍較子長必

加麗焉無不及也

袁氏先廟碑

袁公滋既成廟明歲二月自荆南以旂節朝京師留六月得壬子春分率宗親子屬用少牢於三室既事退言曰嗚呼遠哉維世傳德襲訓集余乃今有濟今祭既不薦金石音聲使工歌詩載烈象容其奚以餝稚昧於長久唯敬繫羊豕幸有石如具著先人名跡因爲詩繫之語下於義其可雖然余不敢必屬篤古而達於詞者遂以命愈愈謝非其人不獲命則謹條袁氏本所以出與其世系里居起周歷漢魏晉拓拔魏周隋入國家以來高曾祖考所以勛躬壽後委祉於公公之所以逢將承應者有槩有詳而綴以詩其

語曰周樹舜後陳陳公子有爲大夫食國之地袁鄉者其子孫世守不失因自別爲袁氏春秋世陳常壓於楚與中國相加尤疏袁氏猶班班見可譜常居陽夏陽夏至晉屬陳郡故號陳郡袁氏博士固申儒遐黃唱業於前至司徒安懷德於身袁氏遂大顯連世有人終漢連魏晉分仕南北始居華陰爲拓拔魏鴻臚鴻臚諱恭生周梁州刺史新縣孝侯諱頡孝侯生隋左衛大將軍諱溫去官居華陰武德九年以大耋薨始葬華州左衛生南州刺史諱士政南州生當陽令諱倫於公爲曾祖當陽生朝散大夫石州司馬諱知玄司馬生贈工部尚書咸寧令諱曄是爲皇考袁氏舊族而當

陽以通經為儒位止縣令石州用春秋持身治事為州司馬以終咸寧備學而貫以一文武隨用謀行功從出入有立不僻於朝比三世宜達而窒歸成後人數當於公公惟曾大父大父皇考比三世存不大夫食殁祭在子孫唯將相能致備物世彌遠禮則益不及在慎德行業治圖功載名以待上可無細大無敢不敬畏無早夜無敢不思成於家進於外以立於朝自侍御史歷工部員外郎祠部郎中諫議大夫尚書右丞華州刺史金吾大將軍由卑而鉅莫不官稱遂為宰相以贊辨章仍持節將蜀滑襄荊略苞河山秩登祿富以有廟祀具如其志又丕顯刻以教無忘可謂大孝詩曰

詠作廟也

詠孝享也

袁自陳分初尚蹇連越秦造漢博士發論司徒任德忍不錮人收功厥後五公重尊晉氏於南來處華下鴻臚孝侯用適操捨南州勤治取最不懈當陽玭經唯義之畏石州烈烈學專春秋懿哉咸寧不名一休邅難避戍與時泛浮是生孝子天子之宰出把將符羣州承楷數以立廟祿以備器由曾及考同堂異置柏版松楹其筵肆肆維袁之廟孝孫之為順勢卽宜以諏以龜以平其巘屋牆持持孝孫來享來拜廟庭陟堂進室親登籩鉶肩臑胉骼臑女朱切又音堯胉音粕骼音格其樽玄清降登受胙於慶爾成維曾維祖維考之施於汝孝嗣以報以祇凡我有今非本曷思刻詩牲繫維以告之

備考陳大夫袁濤塗袁僑如申儒遏黃竇太后好黃老以問轅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忍不錮人袁安爲河南尹未嘗以贓罪鞫人曰錮人於聖世吾不忍也臑料骼臑臂節也胉脊胏骼鳥獸骨

學益老詞益古劉辰翁曰文古文詩古詩而鹿門以荊棘字句不可讀爲憾識見相越豈不甚哉

清河郡公房公墓碣銘

公諱啓字某河南人其大王父融王父琯仍父子爲宰相融相天后事遠不大傳琯相玄宗肅宗處艱難中與道進退甍贈太尉流聲於茲父乘仕至祕書少監贈太子詹事公胚胎前光生長食息不離典訓之內目擩耳染（擩或作濡）不學以能始爲鳳翔府參軍尚少入吏逆覯望見咸曰眞房太尉家子孫也不敢弄以事轉同州澄城丞益自飭理同官憚伏衛晏使嶺南黜陟求佐得公擢攝艮姦南土大喜還進昭應主簿裴胄領湖南表公爲佐拜監察御史部無遺事胄遷江西又以節鎭江陵公一隨遷佐胄累功進至刑部

員外郎。賜五品服。副冑使事。爲上介。上聞其名。徵拜虞部員外。在
省籍籍。遷萬年令。果辨傲音敖絕。貞元末。王叔文用事。材公之爲。舉
以爲容州經畧使。拜御史中丞。服佩視三品。管有嶺外十三州之
地。林蠻洞蜑音誕守條死要平聲不相漁劫。稅節賦時。公私有餘。削衣
貶食。不立資遺。以班親舊朋友爲義。在容九年。遷領桂州。封清河
郡公。食邑三千戶。中人使授命書。應待失禮。客主遊言。徵貳太僕。
未至。貶虔州長史。而坐使者以疾卒官。年五十九。其子越。能輯父
事無失。謹謹致孝。旣葬。碣墓請銘。銘曰。
房氏二相。厥家以聞。條葉被澤。況公其孫。公初爲吏。亦以門庇。佐

使於南乃始已致。旣辨萬年。命屏容服。功緒卓殊。岷獠循業。維不順隨失署亡資非公之怨。銘以著之。

賓主違言 敀遷桂州邸吏路吏部主者私得官告飛騎授敀旣而憲宗自遣中使持詔賜敀敀畏中使索厚賂卽日先已得詔矣使者紿請視持歸以聞遂貶

引重在太尉之孫而歷官亦各以能自見

唐故銀青光祿大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衛大將軍贈工部尚書太原郡公神道碑文

公諱用，字師柔，太原人。莊憲皇太后之弟，今天子之舅，太師之子，太尉之孫，司徒之曾孫。元和元年，上朝太后南宮，大裒外氏，自外高王父而下至外王父，咸册登公師，事載之史。皇太后昆弟唯公一人，於是特拜銀青光祿大夫、太子少詹事。未三月，因遷大詹事，賜勳上柱國，爵封郡公，國於太原，兼掌廐苑之事。公起外戚子弟，秩甲年少，歲餘超居上班，官尊職大，朝夕兩宮，而能敬讓以敏，持以禮法，不挾不矜，賓接士大夫，高下中度，與官耆耆卽嗜事滋久愈

謹由是朝廷推賢所處號治轉少府監太子賓客別職仍初遷左散騎常侍兼右金吾大將軍皆以選進不專爲恩十一年秋將以八月葬莊憲太后前一月壬申以疾告薨春秋四十有七上罷朝三日爲位以哭贈工部尚書十一月壬申葬於萬年縣落女原夫人河南胡氏號太原郡夫人有子六人女子一人葬得日公之姊壻京兆尹李儵謂太子右庶子韓愈曰子以文常銘賢公卿今不可以辭應曰諾而爲銘曰

有蟜(音喬)氏國實出炎軒蜀塗莘摯正妃之門孰豐其川不羨其源王氏周胄官封繼繼實生聖女以母唐帝公惟后季天子吾甥早

躬慎德不與寵橫方年未老后哀猶新如何不惠而殞其身刻文玆石久載攸存

備考 有嬌氏 少典娶於有嬌氏生炎帝黃帝見國語 蜀塗莘摯 黃帝子昌意娶蜀山氏生高陽塗謂禹娶塗山生啟摯卽太任莘卽太姒

用典雅尊嚴之體洗盡從前外戚傳是大著作

事蹟爵秩相經緯章法尤明

挈孝忠是一篇骨子

曹成王碑

王姓李氏諱臯字子蘭諡曰成其先王明以太宗子國曹絕復封傳五王至成王成王嗣封在玄宗世蓋於時年十七八紹爵三年而河南北兵作天下震擾王奉母太妃逃禍民伍得間走蜀從天子天子念之自都水使者拜左領軍衛將軍轉貳國子秘書王生十年而失先王哭泣哀悲弔客不忍聞喪除痛刮磨豪習委已於學稍長重知人情急世之要恥一不通侍太妃從天子於蜀既孝既忠持官持身內外斬斬由是朝廷滋欲試之於民上元元年除

溫州長史行刺史事江東新刳於兵郡旱饑民交走死無弔王及州不解衣下令掊（音剖）鎖擴門悉棄倉實與民活數十萬人奏報升秩少府與平袁賊仍徙祕書兼州別駕部告無事遷眞於衡法成令修治出張施聲生勢長（上聲）觀察使噎（烏結切）媢不能出氣（時觀察使辛京杲）誣以過犯御史助之貶潮州刺史楊炎起道州相德宗還王於衡以直前謾王之遭誣在理念太妃老將驚而戚出則囚服就辨入則擁笏垂魚坦坦施施即貶於潮以遷入賀及是然後跪謝告實初觀察使虐使將國良（國良王姓）往戍界良以武岡叛戍衆萬人斂兵荆黔洪桂伐之二年尤張於是以王帥湖南將五萬士以討良

序大小之戰

爲事王至則屏兵投艮以書中其忌諱艮羞畏乞降狐鼠進退王即假爲使者從一騎踔五百里抵艮壁鞭其門大呼我曹王來受艮降艮今安在艮不得已錯愕迎拜盡降其軍太妃薨王棄部隨喪之河南葬及荆被詔責還會梁崇義反王遂不敢辭以還升秩散騎常侍明年李希烈反遷御史大夫授節帥江西以討希烈命至王出止外舍禁無以家事關我裒兵大選江州羣能著直畧切職王親教之搏力勾卒嬴越之法曹誅五畀艦步二萬人以與賊遌吾故切嘬楚快切鏺蔡山踣之剜蘄之黃梅大鞣長平鞣如又切一音柔鏺普活切廣濟掀音軒蘄春撇蘄水掇黃岡筴漢陽筴古業切著也又音夾行跐汊川

不冗不遺最宜玩勿被他奇字受嚇迫不暇思

總最

旣最其戰又表纂其大功

跐音紫蹋也汉測駕切還大膞蘄水界中膞磔也音博拔安三縣拔其州斬僞刺史標光之北山豁他合切隨光化拈其州十抽一推救兵州東北屬鄉還開軍受降隨光化二縣名大小之戰三十有二取五州十九縣民老幼婦女不驚市買不變田之果穀下無一跡加銀青光祿大夫工部尚書改戸部再換節臨荊及襄眞食三百王之在兵天子西巡於梁希烈北取汴鄭東畧宋閻陳西取汝薄東都王坐南方北向落其角距賊死咋不能入寸尺亡將卒十萬盡輸其南州咋仄革切凶聲大也王始政於溫終政於襄恒平物估賤歛貴出民用有經一吏軌民使令家聽戸視姦宄無所宿府中不鬧急步疾呼治民用兵各

有條次世傳爲法任馬彝將愼將鍔將潛伊愼王鍔李伯潛偕盡其力能
薨贈右僕射元和初以子道古在朝吏贈太子太師道古進士司
門郎刺利隨唐睦徵爲少宗正兼御史中丞以節督黔中朝京師
改命觀察鄂岳蘄沔安黃提其師以伐蔡且行泣曰先王討蔡實
取沔蘄安黃寄惠未亡今余亦受命有事於蔡而四州適在吾封
庶其有集先王薨於今二十五年吾昆弟在而墓碑不刻無文其
實有待子無用辭乃序而詩之辭曰
太支十三曹於弟季或亡或微曹始就事曹之祖王畏塞絕遷零
王黎公不聞僅存子父易封三王守名延延百載以有成王成王

之作一自其躬文被明章武薦畯功蘇枯弱彊齦其姦猖齦齧也音懇以報於宗以昭於王王亦有子處王之所惟舊之視蹶蹶陛陛蹶居衛切實取實似刻詩其碑為示無止

備考

曹絕復封曹王明坐太子賢通謀降封零陵王二子俊傑俊嗣王傑為黎國公武后時並遇害中宗神龍初復封明少子備為曹王備傳傑子胥胥傳戢戢傳皐也搏力勾卒商子農戰篇搏民力以待外事左傳越子伐吳為左右勾卒嬴越猶言秦越曹誅伍畀五人為伍伍相保也敗則誅及其曹獲則分畀其伍十抽一推十人取一也推舊解作穉又讀如椎髻之椎唐令以椎為未冠之稱俱未愜意此當如字讀十人中抽一可推者耳未知何如

聖於史者也怪於詞者也其實左傳先申啟胠大殿之詞奧澁前此矣學者茀弗考而多所怪耳

梁若命也後人每每倣樣

息國夫人墓誌銘

貞元十五年靈州節度使御史大夫李公諱欒守邊有勞詔曰欒妻何氏可封息國夫人元和二年李公入爲戸部尚書薨夫人遂專家政公之男五人女二人而何氏出者二男一女夫人敎養嫁娶如一雖門内親戚不覺有纎毫薄厚御僮使治居第生産皆有條序居卑尊間無不順適命服在躬承祀孔時年若干元和七年甲子日南至以疾卒明年八月庚寅葬河南河陽夫人曾祖某綏州刺史祖某潞州別駕父某晉州録事參軍二男戩左威衛倉曹參軍戒左清道率府録事參軍戩強以肅戒敏以和女子嫁輿元

洗發專字

參軍鄭博古將葬戡與成以其事乞銘於其鄰韓愈愈乃爲銘曰男主外事治不爲易施於其家難甚吏治又況公侯族大而貴夫人是專厥聲惟懿昔在貞元有錫自天啟封備服以疇時勳婉婉夫人有籍宮門克承其後以嫁以婚隨葬東土在河之陽遥望公墳而不同藏

戾契實難解大較提徑必得之意諸註釋終未了然

李惟簡

試大理評事王君墓誌銘

君諱適姓王氏好讀書懷奇負氣不肯隨人後舉選見功業有道路可指取有名節可以戾契致困於無資地不能自出乃以干諸公貴人借助聲勢諸公貴人既志得皆樂熟軟媚耳目者不喜聞生語一見輙戒門以絕上初即位以四科募天下士君笑曰此非吾時邪卽提所作書緣道歌吟趨直言試既至對語驚人不中第益困久之聞金吾李將軍年少喜士可撼乃蹐門告曰（蹐或作踏）天下奇男子王適願見將軍白事一見語合意往來門下盧從史既節度昭義軍張甚奴視法度士欲聞無顧忌大語有以若生平告者

遇李將軍顧待淺深作數層寫

忽遜益奇

即遣客鉤致君曰狂子不足以共事立謝客李將軍由是待益厚奏為其衛冑曹參軍克引駕仗判官盡用其言將軍遷帥鳳翔君隨往改試大理評事攝監察御史觀察判官櫛垢爬痒民獲蘇醒居歲餘如有所不樂一旦載妻子入閿鄉南山不顧中書舍人王涯獨孤郁吏部郎中張惟素比部郎中韓愈日發書問訊顧不可強起不即薦明年九月疾病輿醫京師其月某日卒年四十四十一月某日即葬京城西南長安縣界中曾祖爽洪州武寧令祖微右衛騎曹參軍父嵩蘇州崑山丞妻上谷侯氏處士高女高固奇士自方阿衡太師世莫能用吾言再試吏再怒去發狂投江水初

猶子長傳長卿不諱臨邛事也總是寫生法然有一點小說氣否

處士將嫁其女，懲曰：吾以齟齬窮，一女憐之，必嫁官人，不以與凡子。君曰：吾求婦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聞其女賢，不可以失。即謾謂媒嫗：吾明經及第，且選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許我，請進百金為嫗謝。諾，許白翁。翁曰：誠官人邪？取文書來。君計窮吐實。嫗曰：無苦，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書，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見未必取眎，幸而聽我行其謀。翁望見文書銜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與王氏。生三子，一男二女。男三歲夭死，長女嫁亳州永城尉姚挺，其季始十歲。銘曰：

鼎也不可以柱車，馬也不可使守閭，佩玉長裾，不利走趨，秖繫其

蓬不繫巧愚不諧其須有銜不祛鑽石埋辭以列幽墟

批評

王介甫曰退之善為銘如王適張徹銘尤奇

非天下奇男子不足以發公之文非公之文亦無以傳天下奇

男子交相得者也

此即詩大邦有子意

皆喜交賀以此

扶風郡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盧氏范陽人亳州城父丞序之孫吉州刺史徵之女嫁扶風馬氏爲司徒侍中莊武公之冢婦少府監西平郡王贈工部尚書之夫人初司徒與其配陳國夫人元氏惟宗廟之尊重繼序之不易賢其子之才求婦之可與齊者內外親戚曰盧某舊門承守不失其初其子女閑教訓有幽閑之德爲公子擇婦宜莫如盧氏媒者曰然卜者曰祥夫人適年若干入門而媼御皆喜旣饋而公姑交賀克受成福母有多子爲婦爲母莫不法式天資仁恕左右媵侍常蒙假與顏色人人莫不自在杖婢使數未嘗過二三雖有

畏字疑倒法言旣協於尊章而我侍側猶敬畏也

不懌未嘗見聲氣元和五年尚書薨夫人哭泣成疾後二年亦薨年四十有六九年正月癸酉祔於其夫之封長子殿中丞繼祖孝友以類葬有日言曰吾父友惟韓丈人視諸孤其往乞銘以其狀來愈讀曰嘗聞乃公言然吾宜銘銘曰

陰幽坤從維德之恒出爲辨强乃匪婦能淑哉夫人夙有多譽來嬪大家不介母父有事賓祭酒食祇飭協於尊章畏我侍側及嗣內事亦莫有施齊其躬心小大順之夫先其歸其室有丘合葬有銘壼彝是收壼苦本切

此子平書也至今談星者用之然當日已莫能傳其法況今乎

殿中侍御史李君墓誌銘

殿中侍御史李君名虛中字常容其十一世祖沖貴顯拓拔世父懽河南溫縣尉娶陳留太守薛江童女生六子君最後生愛於其父母年少長喜學學無所不通最深於五行書以人之始生年月日所直日辰支干相生勝衰死王相（王相並去聲）斟酌推人壽夭貴賤利不利輒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二其說汪洋奧美關節開解萬端千緒參差重出學者就傳其法初若可取卒然失之星官曆翁莫能與其校得失進士及第試書判入等補秘書正字母喪去官卒喪選補太子校書河南尹奏疏授伊闕尉佐水陸運事故宰相

鄭公餘慶繼尹河南以公爲運佐如初宰相武公元衡之出劒南
奏奪爲觀察推官授監察御史未幾御史臺疏言行能高不宜用
外府即詔爲眞御史半歲分部東都臺遷殿中侍御史元和八年
四月詔徵既至宰相欲白以爲起居舍人經一月疽發背六月乙
酉卒年五十二其年十月戊申葬河南洛陽縣距其祖澠池令府
君墓十里君昆弟六人先君而歿者四人其一人嘗爲鄭之滎
澤尉信道士常生不死之說既去官絕不營人事故四門之寡妻
孤孩與滎澤之妻子衣食百須皆由君出自初爲伊闕尉佐河南
水陸運使換兩使經七年不去所以爲供給教養者及由蜀來輩

類御史皆樂在朝廷進取君獨念寡稚求分司東出嗚呼其仁哉君亦好道士說於蜀得秘方能以水銀爲黃金服之冀果不死將疾謂其友衛中行大受韓愈退之曰吾夢大山裂流出赤黃物如金左人曰是所謂大還者今三矣君既歿愈追占其夢曰山者艮艮爲背裂而流赤黃疽象也大還者大歸也其告之矣妻范陽盧氏鄭滑節度使兼御史大夫羣之女與君合德親戚無退一言男三人長曰初協律次曰虔其幼曰還適三歲女子九人銘曰

不羸其躬以尚其後人

學通五行仁及四門之孤寡李常容信傳人矣獨怪以彼其術

推人壽夭先處其年時百不失一而不以自推何歟豈推之而不自信猶冀不死歟抑推其可以長生久視而後竟弗驗歟是則五行之書不如一夢之占之有徵也悲夫

昌黎先生全集錄卷五終